



简明中国文学史

黄
卉
刘之杰 编著

编著

上册

兰州大学出版社



简明中国文学史

上册

黄 卉 刘之杰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明中国文学史/黄卉,刘之杰编著.一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12
ISBN 7-311-02899-X

I. 简... II. ①黄... ②刘... III. 文学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5242 号

简明中国文学史

(上、下册)

黄卉 刘之杰 编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电话:8912613 邮编:730000

E-mail: 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平凉红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708 千字 印数: 1~1100 册

ISBN7-311-02899-X 定价: 48.00 元
(上、下册)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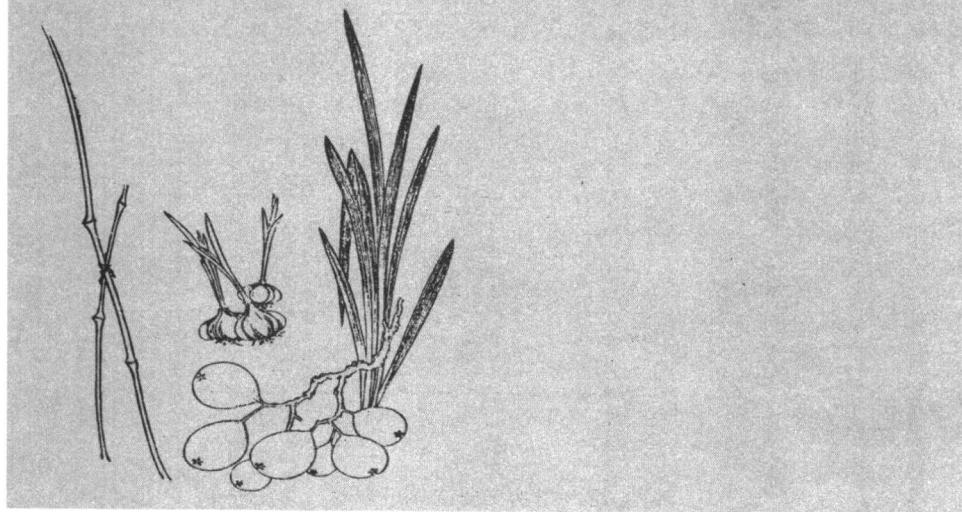
前言

一、在知识经济社会，培养科学知识与人文素养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是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为了能使社会各界人士更方便、快捷地阅读、了解祖国的人文、历史，我们编写了这部《简明中国文学史》。同时也适于普通高校大学生素质教育和教学使用。

二、本书依时代先后共分为九个部分，上册包括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文学；下册包括宋辽金文学、元代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近代文学。为了突出重点，重要著作、大作家及重要流派，均设立专章或专节。叙述时力求作到知识性、理论性、系统性的有机结合；语言力求简洁明快、深入浅出。为了节省篇幅，作家生平介绍力求简要，作品评述尽量少引原文。

三、本书的编写大纲由作者讨论商定，撰写分工为：黄卉编写导论、第一编、第二编、第三编、第四编；刘之杰编写第五编、第六编、第七编、第八编、第九编。

四、本书力求反映近年来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于各家观点多有吸收，难以随文一一注明，谨附言于此，以志谢忱。



目 录

导论.....	(1)
---------	-----

第一编 先秦文学

第一章 上古歌谣和神话传说	(11)
第一节 上古歌谣	(11)
第二节 神话传说	(12)
第二章 《诗经》	(17)
第一节 《诗经》的编集及流传	(17)
第二节 《诗经》的思想内容	(18)
第三节 《诗经》的艺术成就	(21)
第四节 《诗经》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22)
第三章 历史散文	(24)
第一节 《尚书》与《春秋》	(24)
第二节 《左传》	(25)
第三节 《国语》	(27)
第四节 《战国策》	(28)
第四章 诸子散文	(31)
第一节 孔丘与《论语》	(31)
第二节 墨翟与《墨子》	(32)
第三节 孟轲与《孟子》	(33)
第四节 庄周与《庄子》	(34)
第五节 荀况与《荀子》	(36)
第六节 韩非与《韩非子》	(37)
第五章 楚辞与屈原	(39)
第一节 楚辞的名称及其产生	(39)
第二节 屈原的生平及作品	(40)
第三节 《离骚》	(41)
第四节 屈原的其他作品	(43)
第五节 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44)

第二编 秦汉文学

第一章 秦汉散文	(49)
第一节 秦代散文	(49)
第二节 西汉初期散文	(50)
第三节 西汉中后期散文	(52)
第四节 东汉散文	(54)
第二章 司马迁与汉代史传散文	(57)
第一节 司马迁及其《史记》	(57)
第二节 《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成就	(59)
第三节 班固《汉书》及东汉其他历史散文	(64)
第三章 汉代辞赋	(68)
第一节 贾谊、枚乘与汉初辞赋创作的发展趋向	(68)
第二节 司马相如、扬雄	(71)
第三节 西汉中后期其他辞赋作家及东汉辞赋的承变	(73)
第四章 汉代诗歌	(77)
第一节 乐府民歌	(77)
第二节 五言诗的起源	(81)
第三节 《古诗十九首》及其他	(82)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一章 建安风骨	(91)
第一节 曹操与曹丕	(91)
第二节 曹植	(93)
第三节 王粲、刘桢及蔡琰	(95)
第四节 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	(98)
第二章 正始文学	(100)
第一节 时代思潮与正始诗歌	(100)
第二节 阮籍诗	(101)
第三节 嵇康	(104)
第三章 两晋诗坛	(106)
第一节 西晋诗坛	(106)
第二节 东晋诗坛	(108)
第四章 陶渊明	(110)
第一节 陶渊明的生平和思想	(110)
第二节 陶渊明诗歌的思想内容	(111)
第三节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成就	(114)

第四节	陶渊明的散文和辞赋	(116)
第五节	陶渊明的意义和影响	(118)
第五章	南北朝诗歌	(120)
第一节	南朝诗歌	(120)
第二节	北朝诗歌	(126)
第三节	南北朝民歌	(127)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辞赋、骈文与散文	(130)
第一节	魏晋赋	(130)
第二节	南北朝赋	(131)
第三节	魏晋散文	(132)
第四节	南朝骈文	(133)
第五节	北朝骈文和散文	(134)
第六节	山水散文	(135)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137)
第一节	志怪小说	(137)
第二节	志人小说	(139)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批评	(142)
第一节	三国两晋的文学理论批评	(142)
第二节	南北朝的文学理论批评	(143)

第四编 隋唐文学

第一章	隋代文学与初唐诗歌	(149)
第一节	隋代文学	(149)
第二节	初唐诗坛	(150)
第三节	陈子昂与张若虚等	(155)
第二章	盛唐诗歌	(158)
第一节	王维、孟浩然等山水诗人	(158)
第二节	王翰、王昌龄、崔颢等豪侠诗人	(163)
第三节	高适、岑参等边塞诗人	(166)
第三章	李白	(171)
第一节	李白的身世、生活和思想	(171)
第二节	李白的乐府歌行	(173)
第三节	李白的绝句	(174)
第四节	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及影响	(176)
第四章	杜甫	(178)
第一节	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	(178)
第二节	杜诗的“诗史”性质及写实手法	(180)
第三节	杜诗的沉郁顿挫和律体成就	(182)

第四节	杜诗的集大成和对后世的影响.....	(185)
第五章 大历诗坛.....		(187)
第一节	韦应物与刘长卿.....	(187)
第二节	大历十才子.....	(189)
第三节	顾况、李益	(190)
第六章 中唐诗歌.....		(192)
第一节	白居易、元稹等人	(192)
第二节	韩愈、孟郊	(197)
第三节	李贺	(200)
第四节	刘禹锡、柳宗元	(203)
第七章 晚唐诗歌.....		(206)
第一节	杜牧	(206)
第二节	李商隐	(208)
第三节	贾岛与姚合.....	(211)
第四节	皮日休、陆龟蒙、司空图.....	(212)
第八章 唐代散文.....		(215)
第一节	唐代古文运动	(215)
第二节	韩愈散文的杰出成就.....	(217)
第三节	柳宗元的散文	(218)
第四节	古文运动的衰落及小品文的突起.....	(220)
第九章 唐传奇与变文、俗讲		(221)
第一节	唐代传奇小说.....	(221)
第三节	敦煌变文与俗讲.....	(224)
第十章 唐五代词.....		(225)
第一节	早期的民间词与文人词	(225)
第二节	温庭筠、韦庄与花间词	(227)
第三节	冯延巳、李煜与南唐词	(230)

导 论

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任务，是清理并描述中国文学演变的过程，探讨其发展规律。然而，文学是什么？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因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作家的思想感情，故又称“语言艺术”。它通过形象的美感作用，对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借此反作用于社会生活。文学通常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种体裁。各种文体中，又有多种多样的形式。

文学史是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文学史著作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描述文学本身演进的历程。它包括：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围绕文学创作来阐述文学发展的历程。文学史研究有几个层面，最外围是文学创作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背景研究是深入阐释文学创作的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第二个层面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即作家，包括作家的生平、思想、心态等。第三个层面是文学作品，这是文学的核心内容。

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文学理论是指导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是文学创作完成后在读者中的反应。文学的发展史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共同推进的历史。

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还有文学传媒。文学作品靠了媒体才能在读者中起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学创作的状况是取决于传媒的。从口头流传到书写传抄，再到印刷出版，由传媒的变化引起的创作的变化很值得注意。先秦两汉文学作品之简练跟书写的繁难不能说没有关系。

总之，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所谓文学本位就是强调文学创作这个主体及其两翼。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

关于中国文学的分期，一般分成三个时期（三古）七个阶段。三古之分，是中国文学史大的时代断限。在三古之内，又可以细分为七段。三古、七段的具体划分如下：

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3世纪以前）

第一段：先秦

第二段：秦汉

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

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

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

第五段：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

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公元 16 世纪至 20 世纪初期)

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

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

三古七段说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所呈现的阶段性，而将其他的条件如社会制度的变化、王朝的更替等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背景。

中国文学的演进

推动中国文学演进的因素，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

外部因素，是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民族矛盾的影响，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等等。如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大变革带来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与之相适应，文学也出现了繁荣局面。汉代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以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对汉赋的出现和汉代散文的特点有直接的影响。汉末黄巾起义及军阀混战，建安时期一代文人的思想观念，造就了建安文学的新局面。南北朝的对峙造成南北文风的不同，隋唐的统一以及唐代广泛的对外文化交流又推动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凡此种种，都是很容易理解的。

内部因素，一是文学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所以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

文体发展的不平衡。各种文体都有一个从萌生到形成再到成熟的过程，所谓文体发展不平衡，是各种文体形成和成熟的时代不同，有先有后。诗歌和散文是最早形成的两种文体，到了魏晋南北朝才有了初具规模的小说，唐代中期才有了成熟的小说。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形成的时间相差数百年甚至一两千年，可见不平衡状况是多么突出。再者各种文体从萌生到形成再到成熟，其过程的长短也不同。小说，从远古神话到唐传奇，历经了极其漫长的时间；而赋的形成过程就短得多了。

朝代的不平衡。各个朝代文学的总体成就是不一样的，有的朝代相对繁荣些，有的朝代相对平庸些。而且各个朝代各有其相对发达的文体，如汉代的赋、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曲、明清两代的小说。一个朝代之内文学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有些朝代如汉、唐、宋、明，其初期的文学比较平庸，经过两代或三代人的努力，才达到高潮。有些小朝廷却有可能在某种文体上异军突起，如南唐和西蜀。

地域的不平衡。一指不同的朝代，各地文学的发展有盛衰的变化。如建安文学集中于邺都；梁陈文学集中于金陵；河南、山西两地在唐朝涌现的诗人比较多，而明清两朝则比较少；江西在宋朝涌现的诗人特别多；岭南文学在近代特别值得注意。二指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使一些文体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楚辞》带有明显的楚地特色，五代词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杂剧带有强烈的北方特色，南戏带有突出的南方特色。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地域性，说明中国文学不止一个发源地。

中国文学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是应该充分重视的，当说明文学的演进时，应当在突出主线

的同时进行立体交叉式的描述。

二是，在中国文学的演进过程中，有一些相反相成的因素，它们的互动值得注意。

如俗与雅之间相互的影响、转变和推动。《诗经》中的“国风”本是民歌，经过孔子整理，到汉代被儒家奉为经典并加以解释之后，就变雅了。词在唐代本是民间通俗的曲子词，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得雅了起来。俗雅之间的互动，使文学的长河陆续得到新鲜活水的补充和激荡，而保持着它的长清。

再如各种文体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各种文体都有其独特的体制与功能，这构成了文体之间的界限。曹丕早在《典论·论文》里就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后来新的文体越来越多，分类越来越细，对不同文体的体制和功能的认识也越来越精确。文体辨析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但文体之间的融合更是一个关系到文学发展的大问题。例如诗和赋的区别本来是很明显的：诗者缘情，赋者体物；诗不忌简，赋不厌繁；诗之妙在内敛，赋之妙在铺陈；诗之用在寄兴，赋之用在炫博。但魏晋以后赋吸取了诗的特点，抒情小赋兴盛起来，这是赋的诗化。而在初唐，诗又反过来吸取赋的特点，出现了诗的赋化现象，例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

一种文体与其他文体相互渗透与交融，吸取其他文体的艺术求得新变，这是中国文学演进的一条重要途径。

又如复古与革新之间的交替与碰撞。这是文学体裁内部的运动，主要表现在诗文的领域里。魏晋以后文学走上了自觉的道路，文学创作不断自觉或半自觉地进行着革新。在这种情况下，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专门就文学的通与变，也就是因与革、继承与创新的问题进行了论述，这已经涉及复古与革新的问题。初唐的诗人陈子昂恢复汉魏风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有影响的复古呼声。陈子昂的复古实际上是革新，促成了声色与性情的统一。是盛唐诗歌达到高峰的因素之一。韩愈和柳宗元又在文章的领域内举起复古的旗帜，反对六朝以来盛行的骈文，提倡三代两汉的古文。韩、柳的“古”实际上也是革新，是在三代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与“道”合一的新的文学语言和文体。

可见，复古与革新两者的互动也是中国文学演进的一条途径。

还有文与道的离合。这主要是指文学与儒家伦理道德、儒家政治理想的关系。自从汉代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以后，文学和儒家思想的关系一直制约着文学本身的发展。文学或与道离，或与道合，离与合又有程度的不同。此外，道家思想、佛学思想以及反映市民要求的思想又先后不同程度地渗透进来，给文学以不同方向的外力，影响着文学的发展。这些不同的因素及其互动推进了中国文学的演进。

我国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

我国的文学，在它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些特色，有文体方面的，有由语言的特点发展起来的构辞技巧、构辞方式方面的，有叙述方式方面的，也有我们民族独有的认知方式、思维习惯、生活方式、思想传统和民族性格，直接影响到文学的精神特质。尽管各个作家、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的倾向千差万别，但它们在精神特质上却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这共同的东西，最主要的就是人文精神。

中国文化的最为有价值的部分，应该说，就是它的人文精神。在天、地、人三位一体中，人是最重要的。人是天地灵气之所钟聚，以人为本，因之也就重视自我，重视人性和独立人格。但是，在中国文化里，人又不是孤立的不受制约的个体，他既与自然融为一体，视万物一气相通，不违背自然的本然状态，与自然相亲、相依存。他又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分子，依存于人际关系中，承担着社会责任。这种既重视自我，重视人性和人格尊严，又重视个体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依存关系的精神，极为普遍而且深入地渗透在文学作品里，形成我国文学的人文精神特质。

我国文学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它们所反映的乡国情怀。大量的作品表现了对于乡土的眷恋，对于国家的执著深情。在我国的诗文里，对于故土、故国的思念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诗·东山》有“我徂东山，滔滔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我东曰归，我心西悲”之叹息；《诗·采薇》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之悲伤。征夫行役，思念故土，迁客怀土。乐府有“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悲歌》）“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艳歌行》）古诗有“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戎马悲边鸣，游子恋故庐。”（托为李陵、苏武诗）王粲有登楼之赋，庾信有乡关之思。以一己坎坷之行迹，发为悽怆之辞，以寄乡关之思。用伤枯树之凋零，叹人生之多艰，引发故土情怀，抒发有去无归之哀怨。至于《哀江南》一赋，乡关深情，更使千古为之动容。此种故土情怀，到唐代的作者那里，更是无处不在。无论是山水漫游，抑或是贬谪迁徙，对于故园的思念，常常是对于心灵的一种慰藉，是心灵寄托之所在，不过写得更为美丽而已。李白的《静夜思》，家喻户晓；柳宗元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则哀怨难以卒读。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是在胜迹中引起对于故乡的怀念，是望故乡而不可见，乡情与辽阔江水同迷茫；温庭筠的“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商山早行》），却又是写得那样美丽，客行而忆念故园，想起的是亲切的田园情趣。“数点家山常在眼，一声寒雁正关情。”（周必大《行舟忆永和兄弟》）“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寸书不寄，鱼浪空千里。”（周邦彦《点绛唇》）对于故乡的忆念，则多少带着点感伤。对于故园的思念，其实是对于以往岁月的留恋与回忆。王绩见乡人而问家园情形，对于家园的惦念，几乎无处不在：“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渠当无决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遂以为问》）对于故乡的向往，还常常与弃官归隐相联。菰羹鲈脍，季鹰归来，成为千古美谈。在许多诗文里，故乡是人生的最后也是最好的归宿。我国文化里的安土重迁的观念，与重亲情的传统，是中国文学里故乡情怀的思想基础。

与乡土情怀相联的，是对于国家的爱恋。家国之思，常常难以分割。钟嵘所谓“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正是并乡国而言之。《麦秀》、《黍离》，注家以为中寓失国之哀痛。后来的文人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理解麦秀、黍离之悲哀。屈原忠而见疑、忠而见弃的悲愤之情，被后代文人引以为忠君爱国的典范。他那虽九死而不悔，上下求索的精神，进入了我国文学的传统中，被反复咏叹。君与国家，在古代文人那里是一致的。这或者与我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儒家思想有关。在儒家的思想中，天、君、臣、民不可分割，君是代天以治民的，是天之子，是国的代表。爱国与忠君，在他们看来，并不矛盾。正是从这一层面上一代代的文人反复地抒发他们的爱国情怀。屈原之后，贾谊也有同样的遭际。一片为君之心，不被理解，于是有吊屈原之作。屈原的际遇，一直为后代忠而不被理解的文人所反复言说。西晋的刘琨，

当国家危难之际，与那位闻鸡起舞的祖逖共赴国难。祖逖在江淮用兵，他则孤军深入敌后，后来就牺牲在那里。他的那篇《与卢谌书》，把那一片爱国深情写得十分感人：“自倾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国家危难之际，文学中的爱国情怀表现得更为充分。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所作的大量诗歌，系念朝廷安危与关怀生民疾苦，可以说是动地歌吟，感动千古。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陆贽的许多奏章，真挚慷慨。宋代特别是南宋国家受到外族压迫的处境，更促使爱国作品大量涌现。像李清照那样的女词人，也写出了“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杯土”（《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那样的诗句。陈与义感叹国步艰危而自己无能为力：“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伤春》）“人世多违壮士悲，干戈未定书生老。”（《居夷行》）陆游的那些至老不忘报国的诗，曾经激励过无数爱国者。“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夜泊水村》）“僵卧荒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之二》）甚至在临终前，也还系念着国事。辛弃疾的《北固亭怀古》，由当年的金戈铁马，引发报国无门的感慨，他的不少词，都流露着他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概。陈亮的作品里也和辛弃疾一样充满报国热情。至于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则几乎成为不屈的民族精神的缩影。此种精神之承传一直不断，后来全祖望的《梅花岭记》，汪琬的《江天一传》，都在不同程度上歌颂了这种精神。至近代，此种精神由忠君报国而转向追求国家的自立自强，龚自珍、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的作品，直至章炳麟的《革命军》序，林觉民的《与妻书》，都有这种精神的承传。乡国情怀的泛化，是对于山川之美的描写与赞颂。我国的山水文学特别发达，与乡国情结有甚为密切的联系。

我国文学中存留的这种乡国情结，是民族自尊、自信、自爱和凝聚力的心理基础，是一种至可宝贵的民族情怀。

爱情和友谊，在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古代文学的又一个永恒的主题。

对我国文学中的爱情描写如果作一个大致的区分，可以分为来自民间或受民间作品影响的一系和文人作品的一系。

来自民间的一系，表现出更为充分的人性特点。从《诗》开始到乐府民歌，所表现的男女之爱很少受到礼的约束，表现得更为热烈执著、更带野性色彩。《诗·野有死麕》、《诗·女曰鸡鸣》、《诗·鸡鸣》、《诗·绸缪》都是把爱情写得热烈纯真的名篇。像“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野有死麕》）这样大胆的毫不掩饰的描写，在后来的民歌中都有表现。乐府民歌中的《江南》、《杨叛儿》，《折杨柳歌辞》、《幽州马客吟歌辞》都是例子。后来文人在模仿民歌的创作中，也有类似的比较明快的描写。除了描写的胆之外，来自民间这一系表现爱情时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坚贞与执著。《上邪》、《陌上桑》、《孔雀东南飞》都是显例。《上邪》之歌里说：“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种海枯石烂心不变的直接而大胆的表述，是文人作品中少见的。明代的民歌接着这一传统，两部民歌集《桂枝儿》和《山歌》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写得大胆泼辣的情歌，对于男女之情的描写，表现出不受压抑的人性的本然状态。

文人的描写爱情之作，表现得较为复杂。一方面是含蓄了，不像民歌那样的直白；一方面也深化了，更丰富、更曲折、也更多样。有的把爱情主题写得非常美丽。宋玉的《女神赋》、曹植的《洛神赋》、陶渊明的《闲情赋》，都是这类写法的最早典范。在以后的诗、文、小说、戏

曲中，都有大量的这一类作品。这类作品大多带着理想的色彩，带着浪漫的情调，把人间美好的爱情，更加幻化，加进诗情，加进动人情节和美丽词采。唐、宋人小说多有此类佳作。元代戏曲，更加敷演，展开矛盾，使纯真爱情历经波折，因而也更加动人。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都是例子。

与此相类的爱情描写，或在美丽动人中加进悲剧色彩，或在美丽动人中加进理性评说，使爱情主题变得更为丰富而复杂。在这类作品中，《会真记》与《长恨歌》发展起来的系列是显著的例子。从《会真记》到多种《西厢记诸宫调》，到董解元《西厢记》，再到王实甫《西厢记》，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大对纯真爱情的歌颂。《长恨歌》描写李、杨爱情，由于不知作者本意究竟何在，历来解者纷纭，因之也就使该作品演发的系列内涵更加多样。《天宝遗事诸宫调》从现存辑佚的部分看，已经较《长恨歌》复杂。白朴的《梧桐雨》，把美丽的爱情存留进回忆，而重渲染寂寞与悲伤的情思气氛，发由爱情转向兴亡之感慨。到了洪昇的《长生殿》，既写交织着兴亡之感的爱情悲剧，又以一种巨大的同情歌颂了纯真的爱情。使原本属于帝王的爱情悲剧具有了普遍性，具有了震撼人心的纯真爱情的力量。这两个系列之外的纯情描写，最为动人心魄的要算汤显祖的《牡丹亭》。在这个戏里，至情至真至爱可以打破生死界线，可以起死回生，可以实现本不可能实现的婚姻。戏里把爱情与自由连为一体，对人性中的一种最本能的状态给了最为真挚的赞美。

以一种较为含蓄的手法但把爱情表现得真挚纯情的文人作品，数量甚多。从古诗开始，爱情主题就引向了深挚缠绵、两情相依，写得异常的美丽。古诗有同心离居，长相思念，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的话语。秦嘉的《赠妇》，把男女之情写得真诚而含蓄。潘岳的《悼亡》，把对亡妻的思念写得哀婉凄恻。元稹也有类似的悼念亡妻之作，《三遣悲怀》、《除夜》、《感梦》、《江陵三梦》、《张旧蚊帱》、《六年春遣怀八首》、《妻满月日相唁》等等，旧情难以释怀，岁岁年年长相思念，“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当然，把爱情写得深情绵邈的，是李商隐。他的那些以表现爱情为主的无题诗，把一颗善感的心灵对于爱情的执著与向往，写得既朦胧隐约，又百转千回。

我国古代文学中爱情婚姻主题的经典伟构莫过于《红楼梦》。小说把少男少女的感情世界、把他们的感情纠葛放在一个大家族、一个社会的衰败过程中来展开。如花的年华，初开的情窦，繁华的生活，理想的爱情追求，欢乐与忧愁，都在弥漫于其中的悲凉之雾中，无可挽回地走向悲剧的结局。把爱情婚姻主题写得如此深刻复杂，可谓空前。

当然，在爱情主题的作品中，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以礼教抑制情欲，用假道学取代人性中的本能，使之扭曲。不少才子佳人小说属于这一类。但是可以说，在我国的各体文学中，赞美纯真爱情的作品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它深远地影响着我国文学的发展。

与爱情主题并存的，是友情主题。在我国的文学里，表现友情的作品数量极大，行旅怀思、赠答送别，无代无之。所谓“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古人所说的“诗可以群”，也多是指以诗表达友情而言的。至于那些对友情真诚执著，把朋友的命运视同一己而为之废寝忘食，为之忧思牵挂的故事，更传为千古佳话。向秀的《思旧赋》借麦秀、黍离之悲，写对于挚友生死睽隔的刻骨铭心的思念，见旧居而追思往昔之宴游，由笛声而悲忆故友临刑前从容弹《广陵散》时的情境。一种生死与共、难以忘怀的深情，感动着千古读者。李白与杜甫，元稹与白居易的友谊，是为人所熟知的事例。读杜甫那些怀念李白的诗，你会体会到友谊在一个人的心中会占据到何等重要的地位。他的梦李白诗，写梦境中两人相见的情状：分明实

有，又疑其实有；分明见其憔悴容颜，又疑其何以能到此。没有刻骨铭心的思念，绝写不出如此动人的梦境。元稹与白居易相互思念、互相酬赠的诗数量之大，为文学史上所仅见。白居易谪九江，元稹有诗记此事：“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白居易赴江州途中，有《舟中读元九诗》：“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彼此之间在心中的分量。更为感人的是清代的顾贞观与吴兆宜的友谊。顾、吴少年时诗词同显盛名。顺治十四年吴兆宜被诬牵连进科场舞弊案，流放宁古塔。贞观为援救吴兆宜，求助于纳兰性德，性德告以须十年以后。贞观于是为之作《金缕曲》。交谊之厚，思念之深，救援之切，纯为血泪之情，一并流注于此曲中，遂成千古至真至诚之绝唱。性德见此词，为之感动不已，泣下数行，誓为之援救，谓不玉成此举者非人。吴兆宜终于在康熙二十年（1681）获赦生还。贞观在吴兆宜生还后四年亦病故，而此两词则成为始终不渝的友情之最好写照。此词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要在其情谊之真深。

关于友情的抒写，更多的是前面提到行旅怀思、赠答送别之作。此类作品，以诗文为多。《文选》有祖饯与赠答二类，尤以赠答诗数量最大。在友朋宴饯、离别赠答中，可以看到友情的贵重与它在我国社会中的位置。视朋友如兄弟，这是我国思想传统里的一种认识。先贤认为，交友乃人伦之本，并非只是朋友之间的私事。在交友的原则上，不因贵贱而阻隔，不以利而以义，守之以信，忠之以言。《诗·伐木》中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可以说是最早对于友情的向往。托名苏武作的古诗有“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诗四首》之一），傅咸的“情犹同生，义则师友”（《赠何劭、王济》），都是视朋友如兄弟的表现，在后来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友情的多方面的反映：遇坎坷则相勉，遇喜事则相庆，远行则依依难舍，思念则难以忘怀。道同则共生死，道不同则绝交，于是有敢于抚尸痛哭，有为友赴难，也有绝交书。我国文学中反映的这种浓郁的友情，乃是一份可贵的精神财富，是社会凝聚力的润滑剂。

在我国的文化传统里，有着天人一体的思想。这一思想反映到文学中，就出现了对于生命虽短促而宇宙却永恒的感悟。大量的对于历史、对于人生的思索，实际是对于生命永恒的向往，是珍视生命热爱生命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当个性得到张扬的时代，此种表现更为突出。魏晋战乱造成的人命危浅，促成了人生感悟诗文的大量涌现。人生几何的喟叹，及时行乐的追求，看似消沉，实则执著。陆机把对于人生的感悟上升到哲理来思索：“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华，草无朝而遗露。经终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叹逝赋》）作为个体的生命，是终要逝去的；但作为“人”，却是永生的。个体虽逝去，而人世永存。犹如川河与水之关系。水流不断，今日之水，已非昨日之水；而川河却依旧。草木春华而秋露，历万世而常然。此种人生感悟，在东晋的《兰亭集》中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今存兰亭诗，大抵皆生命短促万物永恒的感喟。尤其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更是如此。后来的《春江花月夜》，也是这种感喟的重复，不过写得更为美丽。大量咏史诗，着眼咏史，着眼于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评价，而精神实质，则是对于人生的感悟。“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古至今。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山水依旧而以往之一切成败得失，悲欢离合，均已付之流水。“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杜牧《登乐游原》）一切终将逝去，古今皆然。但逝去的一切，将存留在时间的永恒里。

对于人生的感悟，还表现为对于现实人生的反思。这类反思往往交叉着宗教理路，劝善

惩恶，提出人生的归宿问题。这在小说、戏剧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除此之外，我国文学当然还有更多的内容，如对于苦难百姓的同情，对于人生不幸的反映，对于现实黑暗的抨击，对于公正的呼喊等。但是执着而深沉的家国情怀，热烈而真挚的亲情主题，深味人生的理性思索，却是我国的文学遗产中最为可贵的精神财富。它表现了一种对于生命的热爱，对于民族的自豪，对于社会的责任感。既是对个体生命的张扬，也是对于群体的认同与依恋。

第一编

先秦文学